

稷山縣志卷之九

藝文中

明

張公德政碑記

叅政甯瑛

邑人

邑令以撫民爲職以稱職爲賢漢選親民官必曰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令固在得人令得其人則能撫厥民稱厥職矣民豈有不親戴也哉絳之稷山晉壤也自韓趙魏三分其地寥寥數千載土瘠民貧其間以撫字爲心者未聞有幾賢尹戴其尹爲父母者未

聞有幾稚輩今一邑之內上有豈弟之人奉職循理
下有衢童巷叟愛之而不忍其去者何幸於大尹張
君見之君古汴之鹿邑人名諒字克信由太學生謁
選天官卿奉朝命宰是邑爰自天順八年七月之官
邑折糧有布吏科於民者什五君曰弊不能革吾責
也卽減其數之半稅有未完市民持縣牒家至戶到
民側目以視君曰民受繫於催徵吾責也卽下令禁
約稅不待督而集世俗論財婚姻失時君又曰吾爲
民父母之責也籍其名於官富者諭之以禮貧者周

以裝具至是民賴以嫁娶者七百餘家人倫風俗賴以從其厚邑有鰥寡孤獨窮民也生無所依者贍以衣食葬無所歸者給以槨木君以軍士逃迴擾民也遣其家資以金帛至是軍不失伍民亦不被其擾紙札細事也嘗月費穀麥二百餘石民甚苦之君措置有方民不辦由是境內流徙之民間其風聲相率而復業者計其數凡二千餘戶且錫以種具而優其繇役也如旁邑之民皆曰鄰有賢父母盍歸之其稱頌願望洋洋乎盈耳政若是可紀矣然猶未也力役不

均則驗其丁以多寡爲差科派未公則量其產以貧富爲等學校未興則課其業以優劣爲賞罰豪富不得肆其暴橫之奸吏胥不得擅其侵漁之計囹圄空虛盜賊屏跡絳陽所隸三邑地方數百餘里稱民物富庶必曰稷山稱政平訟理亦曰稷山此其卓然表著尤可紀者且君之爲人公勤廉介一以端方正直自持矧前乎君者未必不有其人同乎時者亦未必不有儷美於君也至論德政之善斯民以休養生息則未有出於君之右此時令中所以超羣者歟今以

三考課最天官民恐其去而他陞咸交章願畱君於
藩臬重臣予邑人也素聞君之清譽遠任湖藩成化
壬辰夏因公便道過於家始得接君光範察君行事
則向之所頌者誠不誣矣行間有本縣下廸里耆老
某等再四懇切謁余曰小民所以得遂安養之願者
乃張侯澤也茲欲勒珉以彰德政之美於無窮奈無
文以紀其實願以碑文爲請予惟昔羊祜鎮襄陽綏
懷遠近民立碑峴山至有望之而墮淚者君以百里
宰職任雖不遠然德政所被民亦願壘石爲碑以頌

其功推而較之何下彼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使其景仰以勵厥終則他日黎民有不以君爲今之
羊祐吾不信也用刻石以俟

鑄造文廟祭器記

教諭

郝文瑞

長安人

元至正初鄉儒孫州倅諱郁者選古銅器曰龍勺曰
洗盆曰爵四十一事輸納於廟以供春秋祭獻之用
值元季兵亂存者無幾國朝景泰中邑人甯華宦照
磨撫州府歸施銅爵十五事兼以前存者僅一十有
九畧備正殿三獻而兩廡各以陶器陳之歲月浸久

殘缺過半每於時祭奠獻有不堪焉宏治丁巳春
司僉憲西蜀伍君性按廵至縣民有以銅佛訟者訊
爲異端惑人各治以法仍以銅佛毀之令學置造祭
器時教諭長安楊從禮訓導鄢陵于廷生員甯淵陳
岐輦暨邑中士大夫各捐俸廩以資匠役工費鑄爵
百二十有奇督之者淵與岐也然器雖漸備尙未克
全宏治癸亥本庠師生更各輸財鑄爵十有八事而
先聖四配十哲以至兩廡始備銅器奠獻而陶器不
復用焉董其事實生員張居仁胡澤吳繼黃鎧王珣

輦也兼總器數除龍勺洗盆外前後爵共一百有六十各刻歲月以別之於戲前人加意於祭器者所以崇報本之心也使不識其造器始末之由與夫常器統存之數曷克垂之永久而無遺乎文瑞承乏學論懼其湮沒乃協同訓導膠州鄧中慶爲記鐫之石用垂不朽云

后稷祠禱雨文

山西
巡撫何喬新 廣昌人

德佐唐虞躬畊稼穡肇八百載王業之本開億兆民粒食之源炳烺典謨悠揚風雅治臣有五功孰有加

茲者山右河東境內乃昔年農事興起之鄉正斯民
年成豐樂之所夫何連年旱暵五穀不登餓殍盈途
骨肉相食去冬雖雪今歲多風三月已初點雨不降
瘟疫萌發死亡相仍往古來今亦所罕見某欽承上
命賑濟一方適經勲州見尙不忍以神血食茲土靈
貺昭彰豈肯坐視而不陰佑其衷想必有待而欲潛
消其患今亦云亟捍之宜遄奮揚威靈幹旋造化俾
田畯有喜於南畝密雲不自於西郊深淵訝卧龍之
騰滿背出石牛之汗甘澍大作澤潤生民無憫雨之

憂而有喜雨之樂殄乖氣之異而召和氣之祥百穀
用成萬民無恙若是神庇垂於無疆

孝思堂記

大學士 商 輅 淳安人

廷玉名瑛姓甯氏起家進士歷禮部戶部主事郎中
遷湖廣右叅議陞右叅政父彥貞累贈奉政大夫戶
部郎中母原氏繼母段氏累贈宜人廷玉念原氏歿
時方在童稚旣弗能服勞左右而彥貞甫歿方筮仕
春官又弗獲躬侍湯藥已而位寢顯祿寢厚而二親
久棄段亦繼逝得一食必思以食吾親而親弗吾嘗

吾之食蓋有不下於咽者矣得一衣必思以衣吾親而親弗吾服吾之衣蓋有不安於體者矣出必告反必面禮也而吾親弗存禮無所施思能已於情乎昏必定晨必省孝也而吾親弗在孝無所寓思能已於懷乎以至感時而思遇事而思觸物而思展轉反覆無乎不思此廷玉孝思堂之所由名也於乎子之於親猶水之於源木之於本無源則無水無本則無木無親則無吾身親而弗思豈人情乎廷玉當居官食祿之時而思親一念存於朝夕貫於始終通於神明

是宜名位日進於高崇功業日躋於遠大此古人忠臣必求於孝子事君必先於事親良有以夫自是由一家而一鄉由一鄉而一國人皆興其孝親之心盡其爲子之道則風俗益美治道益隆未必不自廷玉孝思有以啓之也

櫺星門記

狀元

呂

柟

涇陽人

稷山學舊有櫺星門規模狹隘歲久且圯嘉靖四年冬安定賈君來知縣事師生首以此白尹卽稟諸當道乃命匠掄材築基建坊崇三丈有奇濶幾倍其崇

四柱皆合抱木鈴以鉄束翼以闌干周圍蓄以磚石
其前又爲泮池池前有樹大屏焉屏前將建魁樓而
未成也不數月而告考縣人胥悅於是學之師生間
記解州或曰春秋於南門雉門皆書新作以明不當
爲者重民力也斯門之作豈夫子之所喜乎涇野子
聞之曰有益風教雖費不奢無補宮牆君子恥之詩
有采芹以頌僖公之修泮宮史於學舍之鞠爲園蔬
者則深誅也尹茲之舉未論他政之美茲亦可謂知
重本矣所望於諸士子者必得其門而入以升堂而

至室無徒觀其華采于堦阼之外瞻其鬼戕於千百
里之遠而於其中宗廟百官茫乎其不見也尹名憲
字維綱吾陝歲貢之名士人物魁梧易學優長常思
上不負國下不負所學者也

河南按察司副使庸菴史公墓誌銘

呂 柟

公姓史氏諱瑛字廷珍世爲蒲州稷山縣人曾祖諱
仲禮祖諱伯善父諱貴以公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
公登成化戊戌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俄報賊警

至令人卽日擒之後冀州盜相繼反獄公皆勦平於是賊不犯境棗強人好誣訟公切諭之凡布禁五十餘條尋有醺酒不孝者公使其族人勸戒之其人遂以孝聞圖公像朝暮拜謁焉其督課學校周恤荒歲尤爲誠懇一時復業者百有三十一戶五百三十有二口遂增設興仁社以居之其與完娶資喪者五百餘人出俸買藥以療瘟疫者蓋千有餘人若夫上官橫科不便於民者公皆拒不聽及去棗強人立去思碑成化末陞河南道監察御史嘗奉 命清理蘆塩

法國課充足巡撫蘇松常鎮時周駙馬兄爲蘇州同知貪聲大著公卽據法首黜之他奸宄皆望風屏跡尋又巡按徽寧池太其俗懼嫁女之難生女多湮死公嚴法以禁之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托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某公也獨山西無托公曰瑛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爲誰公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則天命可保衆改容謝他日臺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印鈐矣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遇公問曰何以處之公艱

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遂進之翰林學士泰和
曾公彥嘗稱曰剛明公正素厭人心云當道知公者
薦其可都憲以資格不果遂陞河南按察副使丁外
艱去居喪依於禮著修職盡忠稿二十五條自是閉
戶讀書自娛都憲卽墨藍公章遺書曰士大夫不遭
瑾毒手者史公數人耳翰林學士清平張公天瑞常
以理學稱之平生無私書每曰已不容人矚知人亦
不從已自謂庸愚又自謂無用號庸庵拙庵以自況
凡有所得卽錄之成帙名曰敬事就正一得諸稿其